

The Microsoft File

比尔·盖茨的

秘密

档案



(美)温迪·戈德曼·罗姆 著

阎延文 译



昆仑出版社

比尔·盖茨的秘密档案

[美] 温迪·戈德曼·罗姆 著

阎廷文 译

于 军 校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9-028号

The Microsoft File

Copyright © 1998 by Wendy Goldman Rohm

Th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ime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尔·盖茨的秘密档案/(美)罗姆著;阎延文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12

ISBN 7-80040-408-0

I. 比… II. ①罗… ②阎…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805 号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字数:280 千字 定价:21.50 元(膜)

目录

比尔·盖茨的秘密档案

第一章	双面比尔	(1)
第二章	核查小组	(16)
第三章	窃听者	(28)
第四章	迷宫	(50)
第五章	维比斯计划	(86)
第六章	一触即发	(110)
第七章	真相大白	(126)
第八章	僵局	(151)
第九章	反垄断的漂亮姑母	(166)
第十章	追本溯源	(177)
第十一章	失踪的法案	(194)
第十二章	白日梦想	(214)
第十三章	清算	(256)
第十四章	真枪实战	(280)
第十五章	最后的晚餐	(304)
第十六章	苹果公司的命运	(329)
第十七章	前途未卜	(362)

The Microsoft File

第一章 双面比尔

1995年1月20日,凌晨时分。微软集团首席法律顾问比尔·尼科姆正在华盛顿苦度长夜。这是决定生死的联邦政府听证会的前夜——潘多拉的盒子^①就要打开了。此时,地球的另一侧,“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正在空中实现他的澳大利亚悉尼之行。盖茨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崭新的全球化市场上,“微软”的最新一代主流产品 win95 就要在世界范围全面登陆了,为此,他要充分做好准备。微软集团目前正走在命运攸关的十字路口,电脑动态变化万千,市场仿佛北美大陆一样游移不定。作为信息产业的头号霸主,“微软”垄断世界的能力正在受到挑战……

高科技充斥的白昼沉寂下去,黑暗像面网一样渐渐笼罩了都市。冬夜散发着温柔的气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极其缓慢

① 潘多拉的盒子:古希腊著名神话,相传众神为惩罚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窃取天火,就创造了美女潘多拉,命她来到人间。潘多拉打开她的盒子,释放出灾难、疾病和一切罪恶,扣下盒盖,锁住了希望。后用“潘多拉的盒子”形容不可知的复杂事物。

地没入流动的雾霭中。雾气使波托马克河^① 的轮廓变得柔和了,河水轻盈地从白宫旁滑过。

午夜过后,四周大雾弥漫。雾气爬上白宫尖顶白石制成的人字墙,从这座爬满植被的建筑上缓缓流过。在这里,全美“第一家族”正酣然入睡。雾霭蜿蜒穿过白宫西大门的警卫室,跌跌撞撞地滚向半个街区外的人行道。从那里望去,造型独特的古老的伊甸-亚当宾馆频频闪烁,仿佛黑色天幕下一个耀眼的游标。

现在是凌晨3时20分,雷电从云层间劈射而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来临了。电光照亮了比尔·尼科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下榻处。这个身高6英尺4英寸^② 的彪形大汉,主宰美国经济的微软集团的特派监察员和首席法律顾问,此时仰面躺在宾馆套房里。尼科姆完全有理由焦躁不安,尽管身边那熟悉的旧式皮垫座椅、褪色的地毯、蜡烛、叠成四折边缘破损的白色毛巾,以及上面用蓝色丝线刺绣的白宫图案都如此亲切,他却不屑一顾。和往常一样,在这座著名的宾馆里,浴室墙壁上挂着崭新的吹风机,卫生间里安装着电话,床头柜上配置着另一部电话机——上面还堆放着手提式打印机、对讲机、语音邮件、红铜台灯和烟尘检测器。迷你酒吧里摆放着梨酒和著名的阿摩司酒,此外还有电缆和遥控器。

是的,一切如常。年迈的越南侍者依然在长沙发上为他备

① 波托马克河(Potomac):位于美国中东部,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由北布郎奇河和南布郎奇河汇合东流,途经华盛顿,注入大西洋切萨皮克湾。全长780公里,沿途多瀑布和壮丽峡谷。

② 1.93m。

好了饮料，所有细节都和他从前无数次到华盛顿旅行时一样——这已成为固定的生活程式了。

伊甸-亚当宾馆所在地曾是历史悠久的“伊甸-亚当宫”的原址。早在1927年，它就矗立在这个街角，成为白宫来宾、外交官、国会议员以及腰缠万贯的议员收买商们最青睐的地方。大多数客户都用假名登记住宿，而宾馆对此则暗中协作。会讲几国外语的大堂服务生经常能发现客户的真名，但在他们住宿的整个过程中却始终含着虚假的谄笑，彬彬有礼地称呼他们登记的假名，绝无丝毫纰漏。

这里时常出入怀抱年轻女郎的风流男客。入夜，两个属于秘密调查小组的年逾七旬的老绅士，拥着四位金发碧眼、年轻貌美的少女一起步出宾馆宴会厅，这是伊甸-亚当宾馆最经典的景观。

尼科姆习惯于用真名登记。在这里他几乎没有遇到熟人的可能。为了安全起见，他把自己最廉价的衣裳全都打点出来了。套着从旧金山布洛克·约翰衣帽店（他最喜欢从那儿选购套服）买来的阿玛尼牌或扎格纳牌低档西装，尼科姆看上去和收入低微的联邦政府专聘律师没什么两样。

在许多场合他都和自己的助手开玩笑：关于他的华盛顿之行，以及他为此不得不打点出自己最惨不忍睹的破衣烂衫。他曾用三年的时光在联邦贸易委员会面前展示自己的贫困，现在又花了一年的工夫在美国司法部面前故技重演。对他来说，玩弄这批傻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尽管通常衣着寒酸，但尼科姆那高挑颀长的身材、浓密的银灰色头发使他有了一种君临天下般的体面风度。对于自己的财富，尼科姆怀着一种负罪情结：他宁愿开着老式猎人车——那种老福特出产的金牛牌汽车

——到公众集会上去,而把梅塞德斯和珀丝塞斯牌名车抛进垃圾箱。

现在,伊甸-亚当宾馆那纤薄的白色窗帘和稍厚的流苏已遮挡不住狂暴的闪电侵袭。那电光仿佛是从宾夕法尼亚的林阴大道上直接喷射过来的。隆隆的雷声搅扰了人们的梦乡,那声音听起来仿佛飞机发动机的轰响,又像金属薄片在某个秘密的角落中被车轮碾过。

对付联邦调查人员,尼科姆称得上是老手了。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他就要面对斯坦利·希波凯大法官那连珠炮般的提问,亲身经历决定“微软”命运的听证会了。也许,这将是历史上最荒谬绝伦的反垄断法听证会。

毋庸讳言,尼科姆干着一份异常棘手的差使。多年来,他对自己的连续升迁几乎毫无感觉,直到荣升目前这个位置: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地位极其尴尬,他成了另一个比尔——“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玩弄的一条看家狗。遵从盖茨的“法律”远比从事一份全日志工作要艰难得多,为此,尼科姆经常向朋友们叫苦连天。

最近几个月,尼科姆不得不同联邦调查人员周旋。事件的全部原因在于:比尔·盖茨做得太过火了——比尔·盖茨和乔扎姆·凯姆宾。尼科姆跟不上他们席卷全球的脚步。他喜欢把凯姆宾讥作“随走随拉的蠢象”,并且强调,“我不得不把他拉下的粪便铲掉”。

尽管如此,尼科姆还是取得了成功,并且注定要不断成功下去。对反垄断法嗜之如命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将猎叉投向他和“盖茨帝国”,现在又对他早些时候处理的一宗贸易提出质疑。其实这不过是一道小甜点,丝毫不影响盖茨那架发财机器的运

转,也不值得联邦调查人员花去四年多的时间还不能结案。

珍妮特·雷诺——那个自诩的“正义女神”,被尼科姆、盖茨和他们的行动小组拿来开玩笑。她坚持公布案件结果,作为反垄断法的一次胜利。联邦调查人员很可能屈从于她,对此,尼科姆心知肚明。尼科姆喜欢夸张地复现案件中那些不宜见诸报刊的部分,包括他难以心平气和地步入法庭,而在调查人员面前却能理直气壮的动因。然而此刻,案件的诸多漏洞已经使事态错乱了。

喧嚣的白昼沉默了,暗青色的雾霭流进窗子。尼科姆想起当晚从机场驱车驶来的时候,看到华盛顿博物馆的尖顶沉浸在浓重的灰蒙蒙的雾气中。这似乎给了他一种预示:明天是不可预知的。

比尔·盖茨环绕地球飞了半圈,此时变得皱皱巴巴疲惫不堪。如同在电子通路上一样,旅行是他的生活常例;大海和天空仿佛显示器上的盲点空间,而目的地——澳洲和非洲,他最偏爱的地方,则像菜单一样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经过漫长的飞行,他从睡梦中醒来,感觉似乎漂浮在一片暗青色的大草原上——海水铺成的草原。飞机掠过港口大桥,眼前呈现出一座悬崖壁立的海滩:澳大利亚,悉尼!这属于默多克的国度。

一年中的这段时期,澳大利亚的气候是柔和的。生命悄然流逝,恰似那巨大的不断被冲蚀的海滩。最近几个月,婚姻取代了母亲的位置。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前的新年时光,在大洋彼岸,盖茨宣布了自己的结婚誓约。这是他的母亲一直盼望在辞别人世前能够看到的。爱情,对盖茨而言,首先是竞争获胜的奖

金,然后很快就变成其他某种乏味的东西了。大多数事物都是这样。这正是比尔·盖茨永远不能停止追求的原因之一。

在天空和海洋之间穿行了整整一天。舷窗外,一股风暴恰好和飞机采取同一航线。海水铺成的一望无际的草原变成了深黑色,水面上风起浪涌。盖茨半躺在机舱里。他的卧榻是一个用活动坐垫临时凑合的地方,床铺上方,左右两侧分别配置着一盏电灯。

盖茨睡着了。他的胸中发出低低的咕隆声,脸被阳光晒得通红。盖茨的头很坚硬,头骨的纹路像蚀刻板一样纵横交错着,承受那顶过紧的“垄断者”的王冠——被时光变得单调乏味的王冠。看起来,他将比自己 39 岁的人生旅程走得更远。他的双脚在踝部交叉,下唇无力地低垂着,看上去好像刚吃了败仗——一切都沉寂在静默之中。

沉睡的大脑荡漾着回声。飞越过漫长的水面,空气像海水一样灌进他的肺。梦乡仿佛狂风中破碎的气球,一下子灰飞烟灭了。

现在,一连串公路把盖茨带到了悉尼的罗蒙达文艺复兴宾馆。当他漫步在走廊上的时候,忽然产生了一种踌躇莫名的感觉。对于近 20 年来,用一个公司改变了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现象。事实上,有不少人认为,盖茨是 20 世纪后半叶影响美国经济的最强有力的人物。而他此刻却小心翼翼地从房间逃过,仿佛要试探地板的坚硬度,又像要回避某种看不见的地雷。他胸骨内塌,臀部收拢,头突出地向前探着。

世界的另一侧,盖茨的首席法律顾问正在紧紧纠缠着联邦调查人员,使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妨碍盖茨想做的那些“酷极了”

的事儿(“酷”是一个盖茨偏爱的字眼,他喜欢用它描述一切令他兴奋、刺激的事物)。盖茨必须扩张微软帝国。公司到了转折关头,新的市场意味着一切。

从白手起家到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上亿美元资产从别人手中“过渡”到盖茨手里。当初,他只有一个电脑代码和一处赖以栖身的地方……

一旦他稳住阵脚,一个又一个电脑代码树立在荧屏上。现在,世界迥然不同了——盖茨的领地扩张得如此神速,简直像爆发了一场新的“宇宙大爆炸”。那时,他完全没有料到,成功还会引出如此众多的烦恼。

但是,他永远不会畏刀避剑。联邦司法部反垄断司首脑安妮·博格曼曾希望盖茨胆战心惊,她试图使他威风丧尽,结果却令他更加昂然进取。三个月前,在联邦调查组从其他渠道展开攻势的情况下,尼科姆的行动小组和对外法律顾问们协助盖茨非常巧妙地把1.5亿资产转移到投标上,以避人耳目;同时这笔资金还用来对付那些凭直觉即将出现的对手——在个人金融软件方面比“微软”更胜一筹的若干小型公司。个人金融软件是盖茨仅有的几个未能掌握绝对领导权的领域。现在,这位微软总裁和他的律师战团只是作壁上观,静等着欣赏那项重大投标和反垄断监察员之间的好戏了。

与此同时,微软集团自身先有的、抗拒反垄断法的“幽灵”依然存活着,并疯狂地撕咬反抗。这使得所有那些哀哀怨诉的竞争者不得不噤口无言、举戈投降。盖茨曾计划在七月到来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便痛痛快快地度个假。然而现在,事态被《特尼法》弄得一团糟。这法案给了希波凯那样的联邦法官们一个机会,促成了反垄断人员达成和解,结为联盟。约翰·V·特

尼，法案的制造者，——这个拳击师的儿子！

盖茨雷霆大发。他开始大声吼叫；而且，每当反垄断调查人员做出令他始料未及的促狭事时，他就肆意羞辱尼科姆。这两个都叫“比尔”的男人，有着一种异常奇特的关系：盖茨授予尼科姆特权，让他保护自己那不断扩张的，拥有 1.8 万员工的“微软帝国”；然而，盖茨并不信任尼科姆。归根结底，盖茨曾亲口说过，连他的母亲——玛丽·盖茨也认为：尼科姆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结果，尼科姆成了微软核心智囊团中，仅有的几个未被邀请参加盖茨婚礼的高级管理人员之一。玛丽·盖茨不喜欢尼科姆。若干年前，这年轻人曾在自己丈夫的法律工作室效力，而后则被微软集团挖走了。

尼科姆给人的印象是过分的高贵和绅士派。这种高贵气度是盖茨竭力追求而从未拥有的。尼科姆那令人难忘的健硕体型，恰似盖茨那身高 6 英尺 4 英寸的父亲。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许多女律师似乎都被尼科姆迷住了，其中一位甚至寄来明信片，向他询问约会日期。

然而，盖茨可不是非喜欢尼科姆不可。这两个男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既爱又恨，某种程度上又如同竞争对手的奇异关系。作为同样疯狂的成功者，并极度富有的人，他们彼此都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而这种感觉恰好又成为他们相互难以割舍的结合剂。最近一段时间，盖茨搞得尼科姆一直为升迁苦苦求乞，最终却只给了他一个空白头衔，不增加任何薪水。尼科姆倚在床上，在自己发的通讯稿里写道：“对这次提升的等待实在是太漫长了。”

此刻，罗蒙达文艺复兴宾馆里挤满了由商企老总和虔诚教徒相混杂的人流——就在这天，罗马教皇恰好和盖茨同时抵达

了悉尼。

盖茨在澳大利亚也许比在美国本土更受崇拜。他到“情人港会议中心”发表演讲,以推进他的新一代主流软件——Win95的发行。此刻,这个澳洲国家正扮演着一个诱人的角色,成为微软集团拓展最迅速的几大市场之一。

已经习惯于和超级富豪及世界级铁腕人物觥筹交错的盖茨,一直盼望能拜见澳大利亚总督保罗·卡廷。当天,这位总督本人也在忙着从教皇那里领受圣餐。

此刻,盖茨的声名几乎已经可与罗马教皇并驾齐驱。“微软”的规模和实力延伸如此之广,以致一家冒牌出版机构曾通过因特网发布消息说:微软集团将兼并“天主教圣公会”。这消息如此荒唐,使得盖茨的公共关系部不得不发表公告予以否认——倒好像微软公司真有能耐吞并“圣公会”似的。

盖茨恰恰不喜欢把自己定格为垄断者。不错,几年前他确实曾向一群观众公开宣称:自己拥有“天赋垄断权”。有人认为,这意味着盖茨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归,或者在市场潜能上有某种上天赋予的权利。然而,盖茨的本意不过是:微软所以赢得市场,是因为它做得最好!

好了,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几乎成为盖茨内心成见的一种感觉是:其他人总是做得比他更好!这使他疯狂地驱使自己的下属,弥补市场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漏洞,同时克服重重艰难,奋力开拓新的领域。公司最底层的程序设计员们每当被给予某个机密的“比尔计划”时,总是暗暗自鸣得意。他们将被编入一个或两个临时工作室,因为盖茨总是在突发奇想时分派任务。这种项目是机密的,除了工作人员,任何人都不允许了解计划内容,就像孩童在玩间谍梅花牌时彼此保密一样。这很容易

使人想起《变得聪明些》中的詹姆斯·邦德，以及与此类同的一系列神秘人物。

很久以来，盖茨建构了一种游戏式的生活方式。然而此刻，游戏的赌注如此高昂：它意味着领土和君权。当今世界，荧屏连着荧屏，市场连着市场，领地连着领地——电脑工业简直成了中世纪的分封诸侯。既然盖茨能使这一切得以扩张，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游戏其中呢？

默多克。此刻他面前坐着一位垄断者。

在占地 265 英亩的雷蒙德微软园区举行的那次盛大的比萨午餐，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当时，鲁珀特·默多克一直低垂着眼帘，不愿越过桌面直接看到盖茨那狼吞虎咽、满口食物的吃相。

现在，轮到盖茨享受领地，充当中世纪君主了。关于默多克，盖茨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忧虑。毕竟，“微软”正处在转折关口，默多克和他的帝国代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盖茨对其本质还一无所知。不过，同以往一样，他要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学会它。

在统治了全球个人电脑市场后，盖茨开始策划进军好莱坞，开辟更广大的电子媒体市场。虽然他仍然像鱼儿脱离水面一样手足无措，但这一市场的绝对规模，却使他的竞争欲望奔腾激荡。个人电脑市场根本无法和默多克游弋其中的这个世界相提并论。更何况，媒体世界是一个涉及版权的、一次性投资而享有无穷回报的事业，这和“盖茨帝国”的建构方式多少有点相似。微软集团也是一次投入某种产品，而在若干年中多次回收版权——每次只对原始版本作一点微不足道的改进。

当与默多克的会见不期而至时,盖茨看上去颇为恐慌。他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非理性冲动,以避免做出取消会谈的决定。从大门走向会议室的路上,盖茨的下属发现他们的老板神情慌乱、脚步迟疑。盖茨清楚地知道,当他还在醉心于中世纪君主般的权利时,默多克已经开始大量雇佣工程技术专家,在“信息高速公路”项目上取得飞速进展了。面对默多克,盖茨该说些什么呢?他厌恶这种会见,因为对方可能比自己更精明;尤其是,对手从事的领域他至今还茫然无知。

当默多克最终莅临,午宴开始时,盖茨的行为明显表明他感到自己身处下风。“去你的吧!”他决定用最粗俗的方式放松自己,不再为追求完美而承受压力。他纵身跳起,抢着往自己的盘子里堆满高高的食物,全然不顾、甚至故意蔑视一切礼仪。随后,他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铲起多得吓人的食物,不要命地往嘴里填。看上去,那动作仿佛使吃饭变成了肌肉的重复性痉挛。

默多克发现盖茨是他遇到的最奇异的人。在午餐会刚刚结束时,他就马上对属下作此评论。盖茨的音调饱含鼻音,并且似乎难为情似的——仿佛这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自我审视、自我倾听、自我估价。默多克同样被这家伙的粗俗无礼吓坏了。不过,作为24小时连续工作、拥有令人无法置信的巨额财富的成功者,盖茨也许应该享有忘却礼貌的特权。截至1994年10月,盖茨的资产已经达到9.3亿美元。

两位大亨没有洽谈任何业务就告辞了(盖茨曾考虑买下默多克新闻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分部。ETAK有一种令盖茨欣喜若狂的地图软件,他设想把这种软件安装到每一台联网电脑上,以便使商务旅行的老总们在全球任何一座城市都能轻车熟路。在此之前,默多克已经允许汽车批发商们将地图软件安装到豪

华级汽车上)。尽管如此,作为战略决策者,盖茨还是获得了一个深入了解默多克的机会——虽然那个该死的默多克的助手把盖茨像皮球一样踢到墙上,怂恿他到“软件皇帝”布莱克·比利那儿去碰运气。

盖茨永远敢于正面迎接挑战。更何况,他此刻筹划的业务也许会带来历史性的转折。当其他人还紧抱着昔日财富不放的时候,盖茨往往已经准备激活对世界的崭新视点了——只要它意味着征服更广袤的领域。盖茨的多年老友都知道,他是个敢于拥抱带刺的仙人掌的家伙。早些年,在内华达州的沙漠里,他确实那样干过,而且差不多干成了。他的游伴赶紧制止了他,那时他几乎无意中快要把自己钉在这危险植物上了。那次冒险使他极为兴奋,随后纵酒狂欢了一番。那是他第一次走进沙漠。

澳大利亚,悉尼。

一月的悉尼正是“大潮”时期。太平洋的巨浪突如其来地席卷濒海浅滩,附着在礁石上的牡蛎愈加坚韧地固守着自己的身体。此刻,盖茨就像这礁石上的牡蛎一般,在大潮中更显活力。他喜欢以雷霆万钧之力,不断改换身边的世界。

未来之路不期而至,而过去的记忆又频频闪回,萦绕在心际。几年来,联邦调查人员始终尾随着他,而他却不择手段,甚至以高级智慧窃贼的形象,在全世界建立起赫赫声望。不仅如此,对任何人而言,和盖茨以及他那高额利润的微软公司合作项目,都成了难以拒绝的独特诱惑。

他为此深深感激母亲。是她使他拥有了整个世界。时光回到1980年,几乎纯属偶然,她帮助自己的儿子与IBM公司建立了联系。事情再不会像后来的发展那样容易了。当时的盖茨

还只能经营微不足道的小零碎儿——给初级个人电脑编写早期程序语言。

他怀念母亲的魅力和恩惠。

没有玛丽·盖茨,这位西雅图的社交明星,用合作的方式把盖茨和 IBM 的 CEO(首席执行官)——约翰·欧佩尔结合到一起,为儿子提供舞台,谁知道盖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或者,假如欧佩尔当时没有魔鬼缠身似的疯狂寻求苹果公司的微电脑技术,事情又会怎么样呢?欧佩尔拥有硬件,但到处寻觅都找不到适宜的运行软件。见此机会,玛丽巧妙牵线,并对自己的儿子信心十足。

当然,盖茨实际上对操作系统软件一窍不通。但是他很快获取了另一家公司——西雅图电脑生产公司的信任,许可他读解他们的 Q-DOS 操作系统。狡黠的盖茨丝毫没有提及与 IBM 的合作。他调头把 Q-DOS 系统转卖给 IBM,而且,由于一系列的疏忽大意,欧佩尔竟然允许盖茨收集 IBM 的所有 DOS 版本——这些版本后来变成了“微软”的独家软件,尽管它们是由 IBM 和“微软”联合开发的。DOS 后来所以成为产业规模的巨型软件,原因即在于它曾受惠于 IBM。后来的事件都成为历史了。最终,盖茨策划使 IBM 脱离常轨,不再成为 Windows 技术的最佳代表。

渐渐地,全世界所有个体微机批发商都开始依赖于“微软”,事实上都成了微软集团的软件代售部。因为,“微软”发行的基础软件要求电脑具有相应的基本功能,这就设定了能够上市的微机类型。盖茨运用他非凡的市场能力,制造了一个领袖群伦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的软件体系——“微软系列产品”。它使软件使用者可以轻松入围,毫不费力地完成诸如文字

The Microsoft File